中興備覽 世緯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興備覽

張浚著

本館據涉聞梓舊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中興備覽

目錄

第一

議征伐
議用兵
議姑息
議閒諜
議指揮諸軍
議固結人心
議駕馭將帥
議親近之人
議君子小人
議名器
議分別邪正
議彈擊

議任人
議撫恤侍衞之人
議堂吏
議軍器
議民兵
議諸州兵官
議宣政人才
議刑罰
第二
議大勢
議將帥之情
議假竊威權
議道理
議讒間
議進取

議太原
議朋友
議大軍屯駐
議出使
第三
議均節
議練兵
議任事
議祿廩之制
議行師
議親民之官
議堅忍立事
議忠臣良臣
議皇極之道
議進退人才
議聽言之難

中興備覽第一

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臣趙鼎上進臣鼎被聖訓令臣以所見聞置册來上用備乙夜觀覽顧惟遭逢之盛無媿古人謹齋戒沐浴條列大綱冀垂以進目之曰中興備覽第一臣之繼此又將有所獻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願陛下尚戒之焉臣頓首謹序

議征伐

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蓋在己者不正則無以得天下之心作天下之氣臣願陛下強勉修德先正其身夫左右前後之人犯顏拂意惟善是言則陛下聞見益廣聖德日新左右前後之人遜志順旨求悅聖心則陛下過失益著聖德日衰天下從違自此分矣況兩宮遠狩四方困窮所責望于陛下者如何耶惟陛下戒之謹之無謂其細故而忽也斥去邪佞登崇俊良以福天下以隆社稷

議用兵

用兵之道貴在專一心有所主不憂中制則雖敗而能勝弱而能彊自古見於行事此類非一也若夫號令改易進退猶豫則未戰而先敗矣臣曩爲富平之舉不能擇將而任之紛紛然徒事約束是以終至於敗今日之事朝廷當以爲戒也

議姑息

世之儒者拘於古義惟知薄賦省用可以得天下之心而不知排大難除大患權一時之宜救四海之急其用心非不本於仁取之於民有不得已者且愛民而姑息之一旦有急不能保護使之父子流離生事委棄安在其爲仁也況兩宮未歸中原覬望天下之心所以責望於我者至重乎雖然兵興之久生民憔悴益甚矣願陛下勉之寸陰是惜至誠有爲以惠天下臣請以死效力焉

議閒諜

自古用兵莫先於料敵而閒諜之發本以爲之輔耳故能察見虛實分別情僞莫有失者若夫今日聞某處聚兵即發兵以應之明日又聞某處聚糧即又發兵以應之是惑於聞聽而常制命於敵矣臣願異時邊警有急當先料之於心無或輕出號令則失誤鮮矣

議指揮諸軍

號令出於一則令嚴而事有所濟使臣行事於外而朝廷異論於內則上下觀望鮮能成事也

議固結人心

臣嘗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修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爲禍也尙遲乃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怨君人者儻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徵而忽之幸也

議駕馭將帥

論者謂人主之御將。當結之以恩。待之以禮。此固是也。然臣竊以爲服將帥之心。莫若一循理道。而加以至誠。則何事不濟。若一有不歸於正。彼雖遜順伏從。而其心已窺測懷望矣。唐自肅宗之後。藩鎭跋扈。終制於外焉。若必曰某爲君子。某爲小人。一一別之。又未知其眞能辨之否也。加人以不善之名。則人必報之以至惡之實。朋黨交傾。端自此始。然則人主宜如何哉。知之于心。待之以權。使上下內外各當其分。眞爲小人者。方且化而遷矣。使其言者之誤。而吾未嘗以此名加之。人心豈不悅服乎。

議名器

論者曰。方今名器猥濫。宜有以更張而貴重之。此意誠是也。然臣嘗觀漢高祖有天下。起於匹夫。分土列爵。以收天下之豪俊。而卒成帝業。其後光武中興。布衣之交。並列三公。大小功臣以千百計。豈有他哉。定天下之大難。救百姓之塗炭。非有以振動鼓作之。未易得其死力也。夫賞幸予私。狥情納賄。此可爲名器之濫。至於激厲將士。至於忘身。豈非有以啓其心者乎。

議親近之人

臣竊惟人主之尊。譬如北辰。不動於上而衆星拱之。是以聖人治天下。必謹選左右。親近賢良。以輔成其德。嗚呼。見君者。非齋戒沐浴。恭獻善言。則不敢輕進焉。若使小人或得以肆其市井之說。是爲瀆尊矣。至於詢之芻蕘以問利害。茲固無不可者。

議君子小人

朋黨之論起而君子小人之名紛然交作。莫知其孰是孰非。自古患之矣。夫志在天下國家。此君子也。志在一身。此小人也。然而託君子之言。行小人之志。其事甚微。其情難辨。人主當留意焉。雖然。自昔帝王之用心。惡聞人之有過。而喜人之改過。其小人也。使之退聽自省而已。幸而改過。猶用總攬英豪。寧失之過。方今逆豫盜有中原。神人共憤。彼方且假吾爵祿以欺詐其下。在我者當如何耶。

議分別邪正

方今士大夫之賢者。莫不欲主張清議。發明正道。以爲萬世人臣之戒。誠以有天下國家。要在夫得人以維持之。故忠義大節。不可不明。苟使持祿保身。隨時俯仰者。得行其志。則馮道之徒。復見於後日矣。豈人主之利耶。然臣嘗謂天下自有要道。隨時舉措。則盡得天下之心。而致治不難也。且閣城之役。明受之變。當時從邦昌而爲侍從。徇苗傅而有所施爲。其罪固大。厥後乃繼踵作相。持握化權。果何以勸忠義示風俗耶。若夫論者。必欲正其罪而暴白之。則又失中矣。何者。士大夫之不能死節義。則無所不爲。而死者。人之所甚難。未可人人而責之也。今正名其罪。則有過者無以自新。非其本心者無以自見。附僞之人。知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將與我爲死敵矣。非國家之善計也。臣願陛下戒忠義之不可不勸。思有以發揚而榮顯其身。至於不幸而得罪於名教者。則亦哀矜枝拭。特遠而去之。不委以心腹之任。則取天下定國家。明教化之術。盡於此矣。

議彈擊

自昔爲臺諫之臣。通曉古今。深明治道者。其弛張獻替。莫不以天下國家爲念。嘗考其所言輕重緩急。皆有條理。於姦人之有才者。則必力排而極詆之。惟恐其言之不切。論之不詳。非有心於甚惡之也。謂不如是。則彼之姦計得以行。彼之姦術得以施。將爲天下國家之害矣。至於人材平下。政事差失。姑擊之使退。未嘗以陰昧之事。切切然深指之。使其人幸而悔悟。尙可以爲朝廷之用。不爲無補也。乃若宗工巨儒。功在社稷。則初不以末節細故。而輕議其失。蓋欲使四夷八蠻。知有是人。斯足以增朝廷之氣。近世進用非人。皆失此意。臣獨願陛下掩人之過。成人之美。則孰不歸心而樂爲吾用也。

議任人

臣竊惟自昔人君於內外侍從之臣。閒有深知其所爲者。往往自謂我之聰明才智。足以制御而役使之。而不知事有緩急。理有不虞。藏伏竊發。爲國家大患。由辨之不早。去之不速也。可不戒哉。

議撫恤侍衞之人

臣嘗謂人君高拱于一堂之上。其於天下百姓。內外士卒。安能徧撫而盡恤之哉。則亦推至誠之心。自近以及遠而已。今有人于此無故而陵侮毀辱其類。則天下識與不識。莫不深惡之者。此無他。人情本於一故也。是故推至誠之道。以待遇左右爪牙之士。則孰不悅服而歸心。一人傳之十。十人傳之百。以千以萬。莫不皆然。臣願陛下稽祖宗之法。撫恤衞士。問其疾苦。知其婚嫁。時其衣食。教其事藝。使適其中。不必拘

以常制。則天下之凡爲將士者。莫不知所自勉。而樂爲陛下用矣。

議堂吏

或者謂堂吏員冗。而俸給優厚。宜有以裁制之。臣竊以爲養之不厚。無以責其廉。但當督責戒約。使不爲過可矣。彼其閒固有棄父母生事而從陛下者。汰之澄之。其在異日乎。

議軍器

臣嘗謂軍器之積。數不厭多。或者乃以大軍器用足備。不爲之計。而不知虛養兵卒。所費更廣。緩急闕乏。非旬月可辦也。

議民兵

臣竊謂往歲巡社之舉。無益於禦寇。祇以召亂。而況東南之人。其不可爲兵也明矣。一發其端。爲害甚大。不可不審。

議諸州兵官

臣竊惟方今人材之豪傑者。悉皆從軍。郡邑兵官。未易得人。當徐徐改易。庶不至駭人耳目也。

議宣政人才

臣嘗謂宣政之閒。內外用事之臣。固有得罪于天下者。或專事應奉。或興造土木。或留意花石。或搜求玩好。此類甚多。天下之人憤怨久矣。今若復用之於內。彼雖循理自戒。天下猶疑之。疑之則謗生。謗生則禍

起曷若祿之於外以養其身乎惟陛下圖之其在當時而能奉法守公者此固宜褒崇而激勸之也

議刑罰

臣竊見前此爲帥者皆謂嚴刑重罰可以整治軍旅不察其情不原其心故罰不當罪下多怨怒而深恨之者方平居無事時雖上下相制不敢犯分然而人心已離矣一旦有警誰與效命不測之變殆將由是而生今之庸將鮮知此理嗚呼人心之不可輕失豈特爲將者然哉爲人上者儻不思所以正心修身事每謹微一失其心不可追悔也

中興備覽第二

議大勢

當今大患。不在逆豫。而在醜虜。此天下之所共知也。虜既衰敗。豫何能爲。而今日之獻說者。莫不以得地莫能守。遇虜莫能敵。爲朝廷之所甚憂。不思金人。譬之虎也。搏虎者。必使其力困氣弱。心亂技窮。而後虎可得焉。夫使金人安然竊食數十州之地。未嘗有東顧西備之憂。而曰坐待其弊。其說蓋已疏矣。況豫之乘暇因閒。以整治軍旅。而又生一敵乎。故夫量力度勢。北嚮而爭天下。不可一日而忘之。此天下之大勢也。臣故備論之。

議將帥之情

臣嘗謂握重兵。被隆委者。其過失常聞於天下。而事不任責。言可惑衆者。未有不獲美名。此何故耶。人情惡人之在己上。而患己之不能有所成立。凡有血氣者皆然也。是以紛紛之論。莫可究正。豈獨將帥哉。然則人主何從而辨之。要當學古之道。酌今之情。苟於吾心未見有可用之實。勿輕以畀付也。知之而後用。用之而勿疑。天下之事。有不勞而定矣。

議假竊威權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人君端拱九重之內。而欲徧知天下之事。盡察天下之情。

不亦甚難乎。臣嘗謂爲君有要道。在夫善任人而已。不然則一己之聰明。何以勝千萬人之思慮。是故自古聖賢之君。必選端正忠實之士。以充左右侍從之列。廣問博詢。而姦邪壅蔽之計不行。昔人之喻。謂虎有以狐自隨者。以狐終不能竊弄其威也。然狐隨虎而行。則百獸爲之辟易。而其威信焉。曷若遠而去之之爲愈乎。在昔人君之於臣下。固有知其操術之不正。施爲之犯義者。謂我之聰明。足以制而御之。曾不知其耳目所不及者。所損多矣。可不戒哉。

議道理

甚矣。明皇之於祿山。愛寵而親信之也。雖妃子之貴。爲之執爵以飲之。豈非欲得其誠心而託其捍禦疆場耶。然其終也。不能免其不叛。至使六飛蒙塵。四海肇亂。其故何故。御之不以心也。嗚呼。人主以一身而臨億兆衆庶之上。所恃以承祖宗之業。建百世之基者。惟道理所在耳。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儻惟此之行。如圭玉之純。略無瑕汚。如日月之明。曾無掩蔽。王道不難成也。夫今日之爲將帥者。忠義之質。出於所性。蓋天實生之以佐陛下中興。且久與書生從處。於古是非得失之計。亦耳聞而心熟之。臣願陛下待之以正禮。遇之以直道。不復少有閒隙。俾之或得而窺伺。則君臣享福。垂美無窮。豈不爲千載之盛事乎。

議讒間

自古陷害忠良者。莫不先譽其美。稱其善。使人主初不實疑。然後乘閒伺隙。其說得以行焉。或託之星象。或假之圖讖。或借助於獻言之人。浸淫日久。而人主之心移矣。昔陳平捐萬金而間楚之君臣。范增卒以

不用而死。讒閒之爲人害如此。臣願陛下每於斯事。謹聽而熟察之。

議進取

臣每聞論者謂今借使復中原。擒劉豫。得其地而不能守。金人之來而不能破。一豫復起矣。是動不若靜之爲安也。曾不知虜肆不道。豫爲叛逆。天下疾憤甚矣。王師一振。勢當百倍。虜復聚兵。又安能爲我敵乎。況其釁隙既開。怨讎交起。衰亡可翹足而待也。不然。爲吾之計者。是終無適而可矣。且將束手而待盡乎。

議太原

昔虜人犯順之初。以五萬之衆。環太原而攻之。久而不下。乃築長圍而去。留數千銳卒於此。休兵息馬於沙漠之地。天下始困弊矣。嗚呼。竭天下事力。不能解太原之難。而終至於京城覆亡。宗廟播越。我之失計亦何多耶。夫毒獸之害人。未至死亡者。在手當斷其手。在足當斷其足。所損固大而生尙存也。向使朝廷屯重兵于澤潞。大饗士卒。厚給廩餼。據險而守之。不急急於太原之救。虜未易度太行也。故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一有變故。而不能定議審處。自取顚覆。且國家創業之初。江淮兩蜀。率皆未下。秦晉之地。尙多城有。祖宗以次征討。志意未嘗少屈。胸中有所定故耳。今天下蒙祖宗積累休德。功無難成者。獨恐夫譊譊之議。惑聽疑心。一有警急之報。上下自紛亂耳。臣願陛下以此爲鑑焉。

議朋友

臣嘗謂人之大倫。朋友居一。於朋友而薄之。則父子君臣之閒。從可知矣。後世乃有賣友欺友。而得寵於

君上者。風俗何爲而純厚耶。

議大軍屯駐

臣嘗觀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於穀澗之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他歧捷徑。不能踰越也。故太原未平。則黏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今之論者。多以前後空闕。虜出他道爲憂。曾不識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彼其上下之心。安得無恐而不至離散也。不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人心可安。議兵至此。不已疏繆乎。

議出使

近者曰親。遠者曰疏。人之情也。況於君臣之間乎。古語謂一日不朝。其間容戈。其所由來遠矣。故息壤之盟。終不能定其君之志。自古立事者爲難也。臣遭遇陛下特達之知。每去行闕。動以歲月計。亦仰恃陛下神聖聰明。必能洞察而力主之耳。至於浸潤之言。捭闔之論。疑似之間。機數之起。願陛下加察焉。

中興備覽第三

議均節

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非特使之奉養其私而已也。自古賢聖之君。莫不恭儉節用。損己益人。凡以順天意享天心耳。且農夫終歲勤動。計其十畝之耕。輸公上而有餘者所得不過一金耳。我乃捐市不急之用。棄之以徇無名之費。豈不重違物理乎。乃若排去大難。勸賞有功。宗廟之供。官吏之俸。將士之養。此則宜從優厚。而不容但已者也。臣仰惟陛下至誠恭儉。追古聖賢。而臣竊聞文書刀劍之求。尙容有賜予過制者焉。夫多難之時。人情易怨。力戰效命者所得如此。而伺閒投好者顧亦如彼。卽解體矣。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而國人皆曰使鶴。臣謂非獨名器爲然也。錫賚之閒。亦所當然。

議練兵

士有好爲大言者。以兵家勝負。在將不在兵。苟將得其人。驅市人而戰可也。將非其人。兵精器利。曾何補於用乎。嗚呼。爲此說者。蓋亦不思之甚矣。夫趙歇裒初斂之兵。號稱二十萬。能戰者無幾也。韓信率新勝之人以破之。借使金人舉河北山東之衆。無驍騎利甲。無堅弓良矢。雖董之以黏罕。輔之以僞太子。臣知其易爲敵矣。故有精練之卒。然後可以議嚴訓之方。有訓練之兵。然後可以議兵器之利。有堅利之器。然後可以議破敵之計。知此數者。庶乎可以論兵矣。彼空空然謂可驅市人而戰者。豈不誤國惑聽乎。

議任事

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虜。其信任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苟迂闊之儒與聞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乎。臣謂非特漢祖爲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爲尤難焉。使今之爲臣者。蒙陛下以萬金付與。殆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難。救生民之急。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高天下之氣。事未易立也。平本無王佐之才。特其英姿雄略。差出一時耳。尙能輔漢成四百年之業。況以陛下之明聖。仰承祖宗積世休德。苟爲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顧其私。不慮其禍。任天下之責而爲之。庶乎或有濟矣。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議祿廩之制

先王制祿以代其耕。用意深矣。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非特百姓爲然。今使委質而事人者。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育妻子。且不有多寡之數。厚薄之差。以激勸勤勞。奬厲才智。何以風動在位。使之自立于無過之地耶。夫合天下之衆而君之。欲舉得其歡心。亦在夫本人情而爲之制耳。過制則紀綱亂。不及則人心離。是二者其失均也。嗚呼。仕官不爲利祿計者。鮮矣。儻夷齊之操。人人爲之。則天下之士。盡爲山林之遊。人主安得而器使之乎。至於左右近習。又宜深察而熟究者。彼其生長富貴。奉養有素。日用不給。何以責廉。將自營其私耶。則有侵漁細民之嫌。而怨謗日益以生。將受遺於人耶。則有請求納賄之罪。而國體日益以損。臣謂不若省其員。優其俸。然後責之以善。則其從之也輕。茲有天下國家之計。人

主不可忽也

議行師

臣嘗讀易至謙之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至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夫鳴謙而虛已則善日益以進過日益以聞四海歸仁上天眷佑故用師爲得之若乃迷復而不反則遂非恣欲寖失天下之心矣故終有大敗臣讀易至此始知兵家大要特在夫人君之一身今陛下修己進德孜孜不倦上可以通於天下可以格於人臣知夫大功可立中興可期矣更願陛下勉之謹之悔咎自省無使驕怠之意少生於中帝王之治豈難成哉

議親民之官

設官分職本以爲民故聖人視勤勞之大小命品秩之高下非有功於民不在選也監司守令於民最親者也今皆號爲冗官及瓜而去則乞憐於人莫有顧者彼文辭巧麗親舊推薦期歲之間可致清要茲豈不倒置已甚乎嗚呼求天下之士於言語文采之間臣知其無以得眞賢矣況夫推薦者之未必盡公耶後世坐廟堂秉樞要而於安危之機治亂之理民庶之情財用之源甲兵之事瞶然不曉者無他用之無其道也繼自今以往可不知所戒哉

議堅忍立事

臣嘗觀漢祖因思歸之兵與項籍力戰滎陽成皐間大小七十餘戰身困兵潰者數矣然則良平之計謀

曾不預其敗乎。是不然也。夫高祖東嚮以爭天下。良實啓之。平多奇畫。高祖數賴之以免。至於不幸而用兵。未利則亦上下同心。姑爲善後之圖耳。何至紛然自爲離閒乎。此其所以能終有天下也。燕退樂毅。秦用孟明。可以爲鑑。而況不爲樂毅孟明者也。

議忠臣良臣

臣竊聞眞宗皇帝嘗著忠臣、良臣、及權臣、姦臣論。臣以爲忠類權。良類姦。何以言之。忠則任事。任事則多怨。豈不類於擅權乎。良則委曲。委曲則不暴。豈不類於爲姦乎。然則人主於此。如之何而辨之哉。則亦視其志之所存而已矣。彼其志在天下國家。切切然以身任內外之責。是之謂忠。志在納君於善。將順其美。是之謂良。乃若營私立黨。蔽欺君上。苟利於身。以死力行。則爲權矣。逢君之惡。事每阿徇。反覆變詐。陰肆讒閒。則爲姦矣。臣故別白而具論之。

議皇極之道

甚矣。古之人君。喜人爲善。而樂人之改過也。臣於洪範見之。其言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夫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而信之。聖人所以待下者。豈不至忠且恕乎。或謂好德者。許之自言。容有欺詐。聖人信而弗疑。得無害於治乎。是不然。聖人修身以化人。推誠以待人。積之歲月。雖欺詐者。且將遷而爲善。況於不忍爲此。以負其教誨者耶。蘇軾之論。以謂唐武后之無道也。非獨進人無所留難。士之自薦。皆得盡其才。其後開

元之間。幾致刑措。皆武后所收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例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臣故併陳之。

議進退人才

人主之於人材。試之州縣。參之輿論。見其可用則用之。不必以未盡深知爲嫌。見其可去則去之。見其可罪則罪之。不必謂既用之於前。而遽廢之於後也。吾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切待以無心。吾之進退人才。爲民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而況於人才之遇合。又有大患焉。或因一言稍合意。雖無長才奇略。寖以柄用。或因一語少拂意。雖有賢德美行。寖以疏遠。方寸間任其喜怒。好惡之氣未能平之。以故小人之投隙乘間者。得以行其姦也。天下人才。日復一日。賢者益退。不肖者益進。馴至於國家喪亡。天下大亂。初以爲得計。而失計蓋莫大於此矣。初以爲我之威福得以大行。而其後威福不行。莫大於此矣。故古之賢君。莫不正身平氣。以求合於聖人之道。其用意終在天下百姓。不敢私其一己。是以於進退人材之際。無不當理焉。臣願陛下力行之。

議聽言之難

古語有之。築舍道旁。三年不成。蓋言之者多。則聽之者惑。自然之理也。帝王之道。聽雖欲廣。斷惟務獨。故成湯之伐桀。百姓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主其議者。伊尹而已。武王之伐紂。雖夷齊之賢。亦叩馬而諫。風雷暴作。皆有疑心。主其議者。太公而已。今日之事。以中國而攘夷狄。以君而討臣。以有

道而誅無道。雖遲速小大。所舉不同。終在夫力爲之而已矣。往歲江湖皆旱。獨二浙豐稔。故可以給軍須。靖百姓。向使浙亦被災。則大事已去。奈何議者之不思及此也。機不可失。賊不可縱。時不再來。昔人論之詳矣。臣去國踰年。憂慮倍積。惟恃陛下主之於內。故不避譸譸之言。冒瀆天聽。所冀曲賜照臨也。

先大父忠獻紹興初嘗進中興備覽三帙凡修德立政之本聽言用人之道選將用兵之策與夫古今成敗之鑒概見於此高廟乙覽之餘玉音嘉歎雖已鋟木宛陵郡齋以廣其傳亦恐有志於國者所欲見也定甲戌七月既望嗣孫忠恕敬題

世緯

袁 袠 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四庫全書提要

世緯一卷明、袁褧撰褧、字永之、號肖臺、吳縣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提學僉事、明史文苑傳附見文徵明傳中、是書凡二十篇、曰官宗、曰遴傅、曰簡輔、曰降交、曰誘諫、曰廣薦、曰崇儒、曰貴士、曰裁閹、曰汰異、曰拒僞、曰抑躁、曰久任、曰惜爵、曰懲墨、曰節浮、曰革奢、曰正典、曰實塞、曰均賦、其言皆指陳無隱、切中時弊、雖立說不免過激、而憂時感事、發憤著書、亦賈誼痛哭之流亞也、當時狃於晏安、文恬武嬉、朝廷方以無事爲福、故褧自序、有鑿枘異用、芋瑟殊好、空言無益、祇增多口之語、而拒僞一篇、講學者尤深嫉之、然褧之言曰、今之僞者、其所誦讀者、周孔之詩書也、其所講習者、程朱之傳疏也、而其所談者、則佛老之糟粕也、黨同而伐異、尊陸而毀朱云云、蓋指姚江末流之弊、有激言之、觀於明季、褧可謂見微知著矣、又烏得惡其害己、指爲排抑道學乎、

世緯序

袁肖臺先生以明嘉靖初登第入詞林觸忤權貴浮沈中外不得大用文待詔志其墓謂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輔以轂轣奮迅之氣跡先生生平誠有不媿斯言者又稱其所著世緯鑿鑿乎經世之言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託之空言蓋深有慨乎言之然是書流傳甚少明史志藝文亦未著於錄今天子右文稽古特命儒臣編次四庫全書是書始復顯於世而吳中藏書家猶以未得見爲憾於是先生之族裔孫又愷貽書京都預館局者假鈔其副藏篋中以爲家寶雖然此非一家之書而天下後世之書也夫儒者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詩書執禮皆經世之言也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論政者居其半當時師弟子所講求者無非持身處世辭受取與之節而性與天道雖大賢猶不得而聞儒者之務實用而不尚空談如此今世緯廿篇指陳利病洞達古今其言要而不煩其道簡而易行蓋賈誼新書、崔寔政論、仲長昌言之亞也若夫勦聖賢之格言尊陸以毀朱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先生於距僞篇中業大聲疾呼之矣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目錄列是書於儒家益信先生眞有體有用之儒非貌儒以欺世者身雖蹭蹬而立言自堪不朽蘇松減賦之議不用於當日而卒行於我朝儒者之言其利亦溥矣哉

乾隆壬子閏月既望嘉定錢大昕序

我胥臺先從父生明盛之時遇天人之學弱冠登朝慨然以董賈自負惜位不勝才弗克大展未幾而有茗雪之謫矣繼蒙帝簡督學廣西絃琴之暇爰構茲編題曰世緯經綸之蘊亦略可見丁未歲公既辭世幸茂陵猶存此稾也躬自校閱謄寫成帙噫賢不必壽文未喪天有同公志者能無感也

丁未年九月望姪夢鯉百拜謹識於涵碧軒

廷檮先世當明季文章名節照耀一時故流傳藝文極盛其版本刊布者家藏略備即先人手稾墨蹟近年搜羅亦不下數十種惟肯臺公所著世緯一書文待詔謂鑿鑿乎經世之論惜未梓行并失舊本嘗以無從購求爲恨事迨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中載有此書仰惟聖朝稽古右文開獻書之路雖卮言蕘論咸登祕閣實千古罕有之遇潛德幽光肯不終泯沒矣於是致書館局錄副寄吳楚弓重得如獲瓌寶展卷敬讀待詔之言洵非溢美不敢祕爲私有謀之鮑丈以文刻入叢書以廣其傳焉謹錄四庫全書內提要冠首并以文待詔所撰墓志銘附後俾讀是書者可以考見公之節概云

乾隆五十有七年壬子秋七月朔十世從孫吳縣袁廷檮拜跋

世緯序

昔孔子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悲夫古之人苟懷抱材德者曷嘗不欲匡依明聖興立事業者哉而卒託之空言命也是以君子進則勒洪伐於鍾彝退則修遺文於方册身雖不得躬行其道文之所垂亦足以自見而爲法於將來周秦而下善言治理者莫如賈誼其次則王通陸贄又其次則蘇軾王通太平十二策亡逸莫考我欲觀唐宋之事舍陸蘇何適矣夫欲考往而知來者惡可無空言哉是世緯之所由作也客曰古之立辭者不得志則爲之故屈平放而賦騷虞卿窮而著書今聖人在位材傑進趨言行計從世緯之作何也袁子曰否非是之謂也夫高居而遜聽者天子之職也敍官而詔祿者大臣之業也程功而累勞者百司之分也博稽而廣議者衆士之慮也古者庶人工商有謗有諫而況於士乎袞也嘗從大夫之後矣官守有恆言責無與未嘗得排閶闔之門趨文石之陛一攄其愚徒以強壯之年嬰狗馬之疾一旦恐溘先朝露非託筆劄何以自見世緯凡二十篇語多刺譏且闊於事情亦知其枘鑿異用竽瑟殊好空言無益祇增多口有志於應世者亦矜其狂愚采其可用者云爾

世緯目錄

卷上

官宗　澄傅
簡輔　降交
誘諫　廣薦
崇儒　貴士
裁閹

卷下

汰異　距僞
抑躁　久任
惜爵　懲墨
節浮　革奢
正典　實塞
均賦

世緯卷上

明　廣西提學僉事袁　袠撰

官宗

夫宗室日蕃。而祿不給。何也。封建之法壞。而仕宦之途絕也。昔在周室。並建諸侯。同姓封者什七。異姓封者什三。各治其國。以蕃王室。入爲公孤。出爲牧伯。親疎相制。外內聯絡。卒賴其力。享祚長久。秦壞周法。疎忌骨肉。闕翦枝葉。二世陵遲。蕩然亡衞。漢興鑒秦覆轍。損益周制。雖有七國之變。而莽操之際。猶賴宗室衆強。南頓中山之後。奮起徒步。光復大業。此則親親之明驗也。唐宋封建之法廢。而仕宦之途。猶足以救其末流。侯王將相。布列中外。是以本根不蹶。而枝葉扶疎。卒受其蔭。我明草創。高皇帝鑒周漢之所以得。懲孤秦之所以失。宗子分王。裂地而封。犬牙磐石。崇其位號。安享祿給。不任以事。內銷七國之變。而外資維城之固。歲朝京師。宴賞有度。十王有舍。宗人有府。詩書禮樂。炳焉可述。仕進之途。禁防未設。逮及文皇帝稍稍攝以文法。朝覲之典不行。仕宦之途以塞。生者日衆。而歲祿有限。分析微弱。下同甿隸。賢愚壅閼。莫能自效。分地則不足。益祿則無給。干法麗禁者。紛紛是也。而議者。乃謂宗室不仕。高皇之法。此特未之深考耳。古之哲王。莫不以親親爲先務。故詩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曹魏竊命。忽棄遠謀。忌嫉陳思。

親賢弗用。大權下授。阼移司馬。詩曰。本實先撥。此之謂也。譬之縣黎結綠之珍。連城夜光之寶。委之他人。固弗若遺之子姓之愈也。是故固本者。莫若親親。親親者。莫若崇賢。崇賢之術。在責之保傅。而升其俊秀者於鄉學。三歲而簡之。升之於國學。而試之於大宗伯。登之於天子。隨材以官之。詔德以祿之。賢者進。不肖者絀。而考課之法。黜陟之典。與踈遠者等。則忠勤之心生。而奸逆之簒泯。且仕者有祿。則歲祿足。不仕者有教。則刑法省。施親親之名。而享賢賢之利。則何弗爲也。

遊傳

考之皇明祖訓。凡親王子孫才堪出仕者。宗人令具以名聞。授任後。俱如常選法。此高皇帝意也。夫宗室之才者。得仕於朝矣。而儀賓長史等官。乃不得爲京朝官。此豈祖宗法哉。宣德閒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選官。蓋止爲漢府設也。弘治初。布政雍泰連姻秦府。得爲宣府都御史。國初楊士奇、以審理副入爲翰林編修。周忱、以長史累官尚書。弘治閒。雷霖、以德府長史陞提學副使。此其證也。夫連姻宗室者。不得爲京朝官。故衣冠之族。與宗室婚者鮮矣。官王府者。不得爲京朝官。故傅相率不肖矣。此非細故也。今之傅王者。率老死王國。終其身弗齒於有司銓衡者。必闕茸則授之。耄昏則置之。而其人亦且絕望於通顯。苟利其祿耳矣。是棄之也。欲宗室之循法軌。遵理道。而乃以闕茸耄昏者傅之。甚亡謂也。漢法官王府者。必愼簡其人。如董仲舒之於江都。賈誼之於長沙。田叔之於梁。申公之於楚。王吉之於昌邑。諫諍論議。斐然可述。

雖有邪心逆節而猶存畏憚之意今諸侯王皆血氣壯強而不爲置賢師傅此教之亂也是故高煦反於漢寘鐇反於安化宸濠反於南昌此非傅相官京朝之患也置傅相不得其人也欲宗室之賢莫若選傅相而訓之以禮義擇京朝官之有行誼者則爲之博通古今明當世之務者則爲之考其殿最均其勞逸出爲傅相入爲公卿略如漢法以不失祖宗之意是官傅相者有仲舒賈生之稱而宗室獲河閒東平之譽維城永固而尾大之患自銷也

簡輔

夫內閣者卽今之宰相也是天子之所與承天地理陰陽和萬物撫四夷者也而徒取充位之人甚亡謂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言有其人則官之無其人則虛焉三代以前率用此道秦始置丞相專任李斯漢以下置相多非其人蕭曹丙魏房杜姚宋隨時立業固未有熙載代工弘格心之道者也高皇帝深慮遠算因胡李之敗鑒蒙古之失博稽往籍略倣周制革丞相而置六部公孤之官不輕畀人忠勳如劉基親敬如宋濂終其身弗以授也文皇嗣統妙簡英哲於時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備顧問代王言而已洪熙以來爵予稍輕然當時兼保傅者三楊蹇夏黃福錢山之外無聞焉景順之後保傅滿朝而師尹多辟矣何則祖宗朝凡才望者皆得入參機務如黃子澄則以太常少卿入薛瑄則以大理少卿入李賢則以吏部侍郎入而今則非翰林不入內閣矣祖宗朝凡才望者皆得入翰林如宋訥則以助教入

胡儼則以知縣入。楊士奇則以審理副入。周是脩則以紀善入。劉球則以儀制主事入。而今則非及第庶吉士。不入翰林矣。夫及第者。徼一日之長。其所對策。多浮泛掇拾。務詭時好。稍觸忌諱。卽抑寘下甲。間有以直言及第。如羅倫舒芬之徒。復流落不偶。壹鬱以死。而庶吉士之選。尤多徇私。不協輿望。其選也必權貴之私人。乃得與焉。其留也。亦必權貴之私人。乃得與焉。凡材識修潔之士。悉擯弗用。啓僥倖之門。開奔走之路。莫此爲甚。文皇帝儲材論相之意。蕩無遺矣。方其未得志也。則惟權貴之門是趨。擠排同列。不顧廉恥。其既得志也。則養驕安祿。積日累月。坐致高顯。爵位已極。則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六曹之務。進退可否。必咨而後行。蓋有天子不知。而內閣先聞者矣。上蒙下蔽。作威作福。可不畏哉。故議者以爲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殊非高皇帝不立丞相之本意也。必革之而後可以爲理。噫。是因噎以廢食。懲覆而棄舟也。權之所寄。不在此。則在彼。苟得其人。何患弗理。如其材也。則置之翰林。不必其及第庶吉士也。如其材也。則登之內閣。不必其翰林也。凡及第者。必直言是取。務采輿望焉。庶吉士之選。必端良者是留。務采輿望焉。破拘攣之陋格。塞請託之私穴。官內閣者。必極天下之選。而公孤之尊。弗以輕授。兼收並用。以復祖宗之故事。庶乎其得人也。

降交

秦制。尊君卑臣。百官非奉詔不得上殿。視其君如天神。然漢興稍變秦制。百官得召見論事。面折庭爭。止

聳以受言。臨軒以策士。前席之問。拊髀之嘆。雖踈遠小臣。得與天子相唯諾。蓋猶有先王之風焉。唐之貞觀、開元。宋之慶歷。莫不親賢禮下。大臣有賜坐之儀。造膝之請。諫官有入閣議事對仗讀彈文之典。君臣之交藹如也。明興。金華數子。贊襄獻替。分雖君臣。而情猶父子。乃後復簡楊士奇等七人。以備顧問。下至牧守。咸賜召見。不獨察其器能。且得問民疾苦。周知情僞。觀其君臣同遊之歌。亦曩時卷阿宴鎬之盛也。文皇仁宣。待下有禮。三楊蹇夏。日侍帷幄。射鳧西苑。飲酒極歡。賞花賦詩。雍容可想。天順閒。李賢王翱親信寵任。事關機務。面決可否。孝廟勵精。寤寐英哲。尊禮元老。數開文華。講求政理。平臺煖閣。不時燕見。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等。呼以先生弗名也。六曹之長。皆民譽也。華容劉公。晝日三接。訏謨密議。左右莫聞。君臣一心。虞廷之都俞何以過此。今天子神聖。削資格而弗拘。拔奇材於不次。一言當意。立躋華要。士有起家六七年而秉鈞軸。斯亦巖渭非常之遭也。亦嘗數御便殿。延見二三大臣矣。亦嘗改容禮貌。宴賞賡歌矣。然延見有時。不數語而退。天威咫尺。分嚴堂陛。六曹之長。臺諫之司。文學侍從之官。咸不得與。敬大之禮已渥。而下交之情未通。流俗之見未能深識。不曰天子過勞。則曰大臣畏議已者。噫。爲斯言者。非愚卽諂也。人之恆情。逸則思欲。欲則驕縱之心生。勞則思艱。艱則兢業之懷切。安危理亂。鮮不由斯。故書曰。無教逸欲有邦。程頤有言。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甚矣。古人之愛其君也。今不思逸欲之喪邦。而徒慮憂勤之勞其君。是非眞能好君者也。夫大者者。天子所

與燮調者也。臺諫者。獻替者也。文學侍從之官。論思啓沃者也。皆天子所親信者也。大臣論道於前。則臺諫拾遺於後。而文學侍從之臣。得以引經而對。據禮而議。面相詰難。不出一堂。雖有讒說弗行也。且以大臣而畏人之議己。將焉用彼相哉。故曰爲斯言者。非愚卽諂也。誠使國有大事。天子召大臣者面計之。而大臣亦得以其事請見。文學之臣輪對以備顧問。而官臺諫者許入閣以議。從容賜坐。務盡所言。謀無遺慮。動無過舉。政體之得失以盡。而羣臣之心術見矣。其經筵日講。必妙選端良忠讜明於經術者爲之。講章之進。要在剖析經旨。切劘政理。削浮泛之勦說。黜諂諛之故習。有疑焉。必辨問折衷。歸諸至當而後已。而外之方岳守令。於其來朝也。特召數人焉。賜之淸問。以觀其材識。凡閭閻之情僞利病。悉周知之。上自親信以逮疎賤。若元氣之周流於一身。流通聯屬。無復間隔。嘉猷入告。而讜言上聞。雍蔽之患銷。而太和之休應。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此之謂也。

誘諫

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傳曰。興王賞諫臣。夫言路之通塞。國家之安危繫焉。言者賞。不言者罰。則言路何患乎弗通。古之哲王。矇瞍有誦。工瞽有規。立進善之旌。設誹謗之木。患危言之弗我聞。弗患言者之過訐也。古之忠臣。批龍鱗。嘗虎口。剖心而不悔。烹鼎而不懾。患吾言之弗直。弗患聽言者之不我從也。三代以降。諫納者莫如唐太宗。敢諫者莫如魏徵。善乎太宗之作帝範也。有曰大臣懷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

言。夫有國家者。使人懷祿畏罪。而忠言不聞。亡無日矣。我明稽古建官。而特重臺諫之選。給事主封駁。御史專糾彈。士有材望者。乃得與選。而且許風聞言事。言雖不實弗罪也。是以士希折檻之風。人慕引裾之節。竄逐甫去。而章疏繼陳。如英皇之北狩。武廟之南巡。伏闕死諫者。踵接於朝。是以王曹濁亂於前。錢江簸弄於後。咸包藏禍心。謀爲不軌。卒賴敢言之士。發覺其姦。得以亡敗。此則諫諍之明效也。夫人主莫不願治而惡亂。然順心則喜。逆耳則怒。人臣莫不慕忠而羞佞。然嘉獎則言。震怒則默。人情然也。是故上有容言之主。則下有敢言之臣。上有危亡之諱。則下多依違之辭。故世不患無魏徵之敢諫。而患無唐宗之容言。誠使言者賞。不言者罰。言之善者則施行之。不善者亦優容之。溫顏以來之。霽威以下之。弛諱忌之禁。寬指斥之誅。不以順逆爲喜怒。不以喜怒爲刑賞。聽言者有文皇之明。則進言者多魏徵之直矣。

廣薦

夫鄉舉里選。所以敎行誼也。安車束帛。所以搜遺逸也。漢與去古未遠。興廉舉孝。數詔有司。而四皓之招。申公之迎。嚴光周黨之聘。猶足以勵士風而端敎本。自科目之制興。而弓旌之招廢。士習之卑。日以汚陋。國初取士之塗甚廣。而刑新之典亦嚴。士皆避匿。不樂仕進。故設科無定額。而由薦舉進者頗多。高皇帝初下金陵。首開禮賢之館。劉基、宋濂、葉琛、王禕、陶安、章溢數子者。皆抱王佐之器。命世之材。奮起風雲。志存竹帛。雍雍乎亦曩時穆禽之亞王魏之倫也。宣德以還。禁防漸弛。風雅寖微。請託繁滋。苞苴競進。薦舉

考多非其人。而吏員任子。咸處雜流。譽髦之選。一歸科目。勢之所重。不得不然。何則。糊名易書。拔十得五。網羅低昂。鮮有遺者。法出乎畫一。而事存乎至公。誠不易之令軌也。然而科目所得。采浮華而遺行實。習經義而闇時務。判不知律。策不通今。掇拾剽竊。以徼有司。童之所習。壯之所試。不出章句。陋亦甚矣。是以當官涖事。往往碌碌。閒有卓犖瑰瑋。脫穎軼塵。不爲俗學所困者。亦千伯之一二耳。風頹而不可止。俗恬而不知怪。此有識者之所爲痛惜也。夫科貢足以得經學之士矣。而孝弟力田獨行者。非薦舉不進。薦舉足以得行誼之士矣。而宏詞博學。明習政務識達治體者。非制科弗庸。今當事者。皆因陋就簡。以爲經制既定。安用取高皇帝約束妄紛更爲。曾不知薦舉之典。固高皇帝法也。今不思廢墜之當修。而徒慮紛更之無益。不恤科目之未盡出於公。而徒病薦舉之多私。以是而欲求異材。收實用。吾見士習日卑。而教化益衰也。故欲士敦實行。莫若修薦舉。欲士通世務。莫若增制科。制科之法。或五歲一舉焉。或三歲一舉焉。詔天下之士。凡習知錢穀甲兵水利邊務。以至天文律歷書算詩賦技藝。咸得以所長自售。而登進之。因能以授官。使專於其職。而薦舉之。則責之撫按藩臬。或一郡一人焉。或一省一人焉。其謬舉弗勝任者。則臺諫得以糾正。公卿得以論駁。甚者則罷職弗敍。其蔽而弗舉者。亦如之。如是則薦舉足以搜遺逸。制科足以羅異材。而科貢所得。明於經術者。兼而用之。均其殿最。甄其賢不肖。如此則取士之途廣。而士無遺材。責實之政成。而人無飾行。士習可振。而政理足觀矣。

夫黌校者。俊秀之關也。師儒者。士民之表也。是風化之所自出也。賢才之所由進也。而俗吏忽之。蓋自黨庠遂序之制壞。而鄉舉里選之意微。哲王之彝典既隳。而人材亦浸不如古矣。明興。嘉尚儒術。敦崇教本。鄉社有學。郡縣有庠。即黨遂之規也。成均有師。國子有教。即辟雍之遺也。賢良有薦。耆逸有徵。即選造之風也。官祭酒者。前有宋訥、胡儼之儀軌。後有李時勉、陳敬宗之剛嚴。督學者。則陳選擅其聲。司訓者。則魏驥颺其美。身教克修。師道卓立。弘治以前。人才可觀。自青衿之刺興。而蔬圃之嘆作。內之成均。循資計祿。苟取充位。外之鄉學。官卑祿薄。闒茸耄昏。俗所賤者。亦不過送迎以爲能。升散以爲職耳。蒙師里社。尤爲無益。絃誦滅息。教化陵遲。人才士習。愈趨愈下。董生有言。養士莫大乎太學。今縱不能得人如宋胡瑗。亦宜妙選天下之剛嚴端重。可爲人師者以居之。不必其翰林也。督學之官。國初未有也。正統間。黃福建議。始設此官。賜以璽書。許以言事。且令御史藩臬毋有所侵越。權至重也。今之官此者。多以他塗得之。進不以正。心乎患失。且畏御史之刺劾也。惟言是聽。侵撓不已。事權移奪。無復璽書之意。然則提督之任。即付之御史足矣。安用此紛紛爲邪。今宜精簡其人。專責久任。申敕御史。毋或侵撓。有不如敕者。許督學者得以上聞。庶事權不分。而體統盡一矣。其司鄉學者。凡府之教授。州之學正。縣之教諭。必以進士。而訓導則以鄉舉歲貢者參焉。增其祿秩。優其禮待。其卓異者。有翰林臺諫之選。而歲貢之例。必嚴爲之禁。其年耄

昏及闇於經術者毋得濫貢貢則督學者連坐焉而又妙選弟子員之經明行修者以主里社如此則黨庠遂序興而茂材異等出矣

貴士

夫爵祿以勸功能刑威以懲姦慝二者馭世之大防也然爵濫則士競進而恬退之風微刑繁則士苟免而廉恥之道喪記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可殺而不可辱也秦漢以來士也日賤李斯相也具五刑蕭何侯也縛縲紲勳如條絳材如遷向幽囚械繫宮腐髡鉗辱已甚矣王莽之簒羣臣咸頌功德以美新死忠徇國者遂無一人賈生之言亦略驗矣光武中興矯枉過直獎高節禮逸民東都之季黨錮益嚴而忠節愈勵士皆駢首就戮以扶漢鼎暨乎宋祖以忠厚立國以廉恥養士及其亡也文陸張謝之徒蹈東海而不悔戮燕市而不挫由此言之士何負於國哉我國家刑新甚嚴而養士有禮罹大辟者有三覆之規犯嚴科者有八議之典非法不刑酷吏有禁百七十年司刑者懷于張之平恕而恥湯周之刻深有有功之矜恤而無羅吉之苛虐慎刑貴士蔑以加矣然而畫一之律有定而多門之政頗繁士之作姦犯科者付之刑部都察院評之大理寺輕重之弗衷者刑科又得駁正之亦已足矣今乃下之錦衣衛幽之鎮撫司緝之東廠捕之校尉夫錦衣親軍也鎮撫武弁也東廠中官也校尉則卒隸也以介胄之夫而侵刀筆之吏以閹腐奴僕之賤而司執縛討捕之權假狠虎之威以濟其谿壑之欲賂多則削重以爲輕賂少則誣

虛以爲實。事干宮禁。言觸諱忌者。必嚴刑以報怨。絕命以滅口。察意向以爲低昂。伺喜怒以爲出入。其死於搒掠者。不可勝紀。如劉球鍾同之徒。身殘屍毀。遂使懷忠者憤激而不平。畏死者怯懦而不敢銷剛直之心。沮浩然之氣。士風陵遲。其所由來者漸矣。凡獄之經廠衞者。則司寇不敢詰。廷尉不敢駁。刑科不敢糾。閒有執法之吏。翻異成案。如薛瑄、丁哲。禍幾不測。司刑者相引以爲戒。然則國家奚賴焉。夫鎭撫衞廠朝廷之所親信也。故以大獄付焉。然稽之往牒。未聞其據經守法。有釋之定國之賢也。未聞其發姦擿伏。有張敞廣漢之能也。馬順門達汪直錢寧。作威作福。覆車踵接。爲世大戮。今不信士大夫之心。而寄耳目於爪牙介胄之士。疑公卿之私。而任腹心於閹腐奴隸之賤。獄賂繁滋。而威權移奪。怨歸於上。而利專於下。以法守則侵官。以典章則破律。乖畫一之規。而啓多門之弊。其尤甚者。則官校之捕人於遠方。公求賄賂。廠衞之杖士於闕庭。立斃箠楚。夫事之在遠方者。詔御史捕之足矣。何至紛紛差官校四出乎。束縛窘辱。得賂則生。不賂則死。京朝官之有犯者。下之法司足矣。律當死也。據律以議臯。殺之可也。何至令官校杖之闕庭。橫屍以出乎。以聖明之朝。而執縛加於衣冠。搒笞施於卿士。恐非所以養士大夫之廉恥。而尊朝廷也。是故欲士之死忠徇節。莫若養其廉恥。欲朝廷之尊安。莫若愛養臣下。其有臯也。一付之法司。而廠衞弗與焉。如法司之破律舞文。而市恩以立黨。故出入人者。必以法治之。則士之寡廉鮮恥者。皆懷死忠徇節之報矣。

裁閹

周禮闇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若此其簡也。司昏晨以時啓閉守門，囿御苑正內路寢，給使令而已。未聞授以政也。故周之盛時，未聞有宦寺之禍也。卷伯孟子詩書所稱，暨乎伊戾禍宋，寺貂亂齊，趙高亡秦，石顯敗漢，而刑人之禍不可說也。桓靈之季，王甫曹節侯覽等，濱亂國經，操斷威福，廢立擅權，高下在心，禁錮忠賢，誅夷陳竇，宮闈流血，大盜蜂起，自古刑人之禍未有若此極者也。周之中葉，覆車靡監，高力士、魚朝恩、李輔國、程元振、駱奉孽於前，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崇厲階於後，衣冠駢戮，道路橫屍，甘露之變，獨柳之禍，言之喪氣，較之東京，尤爲慘烈，而世主不悟，寄以腹心，優其寵祿，童貫之徒，卒以亡宋，喪亂相尋，靡有寧已。我太祖高皇帝洞覽古事，深鑒前失，監局之官，不得過四品，掌宮禁，備灑掃而已。宣統以來，優假稍過，威福漸移，王振喜寧諸閹，權勢隆赫，兇焰薰灼，潛通酋虜，謀危社稷，遂使英王北狩，幾致永嘉靖康之禍。猶賴王竑之徒，危言正色，借劍尚方，廷捽馬順，以銷肘腋之變，壯矣哉！固足以遠紓陳竇之憤，近雪鍾劉之冤矣。然而吉祥構逆，外連亨彪，事發倉猝，危而後濟，憲孝兩朝，汪直、李廣、表裏爲姦，所幸朝政清明，不甚害事。暨武皇帝之初年，劉瑾、馬永成等號爲八黨，蠱惑聖心，斥逐元老，洛陽華容，鈞陽洪洞諸公，相繼竄殛，巖廊一空，諍臣杜口，直士卷舌，殺戮之威，遍乎縉紳，誅求之慘，毒及魚鼈，潛蓄異謀，肆行逆跡，向非高廟神靈，武皇獨斷，改玉改物，伊誰禦之？夫考之

古事既如彼。徵之今事又如此。然則興替之原。理亂之跡。斷可識矣。而議者猶謂呂强之清忠。楊復光之討賊。張承業之存唐。光照史册。惡可少也。嗟乎。求什一於千伯。亦已難矣。世主不悟。王甫曹仇士良田令孜等。如彼其多。而欲望呂强楊復光張承業三人者。如此其寡。非其惑歟。何則。婦寺之性。陰很賊戾。嗜利亡恥。朝夕左右。浸漬易入。甘言柔聲。首鼠兩端。伺察意向。動中所欲。苟非燭以至明。斷以至剛。其不惑溺者鮮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書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秦漢郎中謁者。多士人爲之。猶有古意。我國家雖純用寺人。而不得與政事。所以消伏禍杜危機也。誠使政令予奪。皆天子獨運於上。而心腹耳目。寄之忠賢。樞機之務。一切弗與。其在外鎮守守備織造等官。悉罷弗用。老耄者汰之。很黠者黜之。嚴閹割之禁。正交通之誅。有缺弗補。有罪弗宥。略如令狐綯之議。以復高皇帝之故事。吾見宮帷肅清。而肘腋亡患也。

世緯卷下

汰異

昔孔子作春秋以攘夷狄。孟氏談仁義以闢揚墨。董生述周孔以黜管商。韓愈著原道以排佛老。而佛老之害爲尤甚。愈之言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然則愈之功豈孟氏下乎。世儒支離溺口耳之學。昧教化之原。知佛老之害。而甘心沈溺其中。以清淨爲宗。以虛無爲本。以慈悲爲教。以寂寞爲歸。棄綱常。蔑禮法。隳政事。敗五等之倫。廢四民之業。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不誦讀而仕。不婚姻而配。傷教化。亂彝典。生人之蠹。未有虐於佛老者也。世之言者。皆以佛老與吾道並立爲三。以釋迦老聃與周孔並稱。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民之初生。希希夷夷。顓蒙渾噩。無思無爲。聖人者出。訓以彝倫。式以禮法。威以刑禁。申以命令。而後民知嚮方。羲農堯舜之世。惡覩所謂釋老者哉。而曰並立爲三。誣亦甚矣。老氏之學。昉於周末。佛氏之言。興乎東漢。周孔之教衰。皇王之道熄。而後異說售焉。氓之蚩蚩。不究其本。而倡爲三教之說。噫。斯言也。佛老之徒倡之也。仲尼之徒。無道佛老之事者。然則佛老之教。可遂寢歟。曰奚爲而不可。韓愈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斯寢之之術也。周秦以來。惑老氏者。無如秦皇、漢武。惑佛氏者。無如梁武。秦梁以亡。漢以亂。斯亦足鑒矣。而庸君闇主。甘心爲之。覆轍相尋。亦可哀矣。高皇帝既定天下。欲遂滅佛老之教。當時諸

臣。無傅奕之深識。而襲蕭瑀之庸愚。因循苟簡。漸以滋蔓。周顚仙、張三丰、天眼尊者之徒。妖荒迂誕。怪亂不經。成化以來。繼曉李孜省輩。恣爲幻惑。百無一驗。伎窮智屈。終膏斧鉞。文成五利。相繼誅戮。斯亦往事之明驗也。有王者作。焚其廬。火其書。人其人。習老佛之教者。必殺無赦。如此則異端汰而庶民興矣。

距僞

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辭之繁者。行之慝也。道之賊也。政之蠹也。周衰處士橫議。楊墨塞路。孟子昌言以距之。而後人知楊墨之非。唐季佛老之說橫行乎中國。上自天子。下逮甿庶。翕然信之。韓愈原道以排之。而後人知佛老之非。夫楊墨佛老。與吾周孔之道。判若黑白。可以惑蠢愚。而不可以欺賢智。故排之也易爲力。今之僞者則不然。其所誦讀者。周孔之詩書也。其所講習者。程朱之傳疏也。而其所談者。則佛老之糟粕也。其所行者。則桀跖之所弗爲也。假道學之美名。以濟其饕餮窮奇之慾。勦聖賢之格言。以文其膚淺繆悠之說。黨同而伐異。尊陸以毀朱。凡其所言者。不出老生之常談。庸人儒子皆知其非。而士之好名利趨富貴者。方以爲孔孟復出也。翕翕訾訾。如沸如狂。創書院以聚徒。而饗校幾廢。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學士薄舉業而弗習。縉紳棄官守而弗務。以靜坐爲存養。以詩歌爲禮樂。互相標榜。私立門戶。以希終南之捷。利合則引援。勢傾則擠軋。吠聲聚臭。牢不可破。似是實非。固不特紫奪朱鄭亂雅而已。今聖人御極。大道爲公。而邪說肆起。正學湮蕪。壞人心術。禍慘乎楊墨。災深乎佛

老世無孟韓孰能距之聖天子嘗下明詔示禁絕矣而風俗頹敗株連蒂固勢莫能止昔孔子誅少正卯子產誅鄧析惡其亂政也然亦未有詆毀先儒蔑棄明詔亂王制蠱人心似是實非如今之僞者也距之如何火其書迸其人不與同中國舉文皇之所以罪朱季友者以罪之庶乎正學明而異端息邪說不至於誣民矣

抑躁

今天下之最可憂者莫甚乎士習之躁競夫躁競者進則恬退者遠而賢不肖倒植教化陵夷風俗壞敗而淪胥以潰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國初取士先行誼而後辭華獎純實而鄙浮薄士皆避匿不樂仕進干旌賁乎丘園束帛加乎巖穴上下久任內外均勞大臣有羔羊之風小臣懷貂尾之恥司衡者秉公綽之廉潔而當官者甘顏諂之沈滯士風樸醇猗歟美矣自久任之法壞而速化之弊滋重內而輕外惡勞而喜逸士希清貫人競要津牧宰臺諫之司郎署徼翰林之選視廨宇爲傳舍剝膏血爲鉤餌苞苴公行貨賄晝入諂諛成風鑽刺得志未有如今日者也惡直醜正反蒙譏笑由是清修者淹屈下僚恬退者肥遯丘壑而小人比周爲鬼爲蜮鴟鴞嘯乎殿廷蜩螗沸乎宮社陰凝冰堅漸不可救勢之所趨誰能禦之衡鑑庶僚之儀表也其進也既不以正則律己也必不嚴素望既輕則人多侮易而貨賄易入不五六年超遷美秩既富且貴士爭覬覦

奔走權門．以求必得．先後居此者．率以賄敗．以若人而望其低昂賢否．黜陟幽明．譬之責盲者以視遠．必不能矣．此官方之所由汚濫．士風之所由壞敗．躁競日繁．而廉恥道銷也．昔鮑宣進而王氏斂手．楊綰相而黎幹失色．故表儀立．則人知法式．名器愼．則士修行檢．采純樸則浮僞屏．崇正直則回邪遠．擢修潔則貪濁畏．獎恬退則躁競消．風俗美而教化興．四維具張．而國家尊安矣．

久任

漢去古未遠．法制尙簡．吏咸久於其任．如倉氏、庫氏、類以官爲氏．故史稱吏皆老死．長子孫．終漢之世多循吏．自久任之法壞．而吏弊滋矣．夫數易長吏．則吏皆循資．計日以冀遷．改其所施設．因循苟簡．曾無終歲之計．而繼之者．又好爲紛更．令方行而遽寢．政未成而終罷．下之人皇皇焉．無復法守．而吏肯得並緣爲姦．送故已去．而迎新未來．其代署者．肆爲侵牟．狼貪虎苛．不暇不止．噫．弊亦甚矣．國初、官皆久任．內而公孤、六卿、臺諫、郎署．外而方岳、牧守、丞簿、掾史．率九載三考而後敍遷．其稱職者．有進秩而無改任．如蹇夏三楊胡濙周忱諸公．皆專任責成．上下相安．無苟且之意．列聖繼承．守而勿失．自正德以來．閣豎擅命．倖塗旁啓．士希終南之捷．而鄙更生之滯．然清議頗嚴．驟遷速化者．羣譏衆訕．不旋踵而罷．久任之法猶未大壞也．自夫鬻爵之例數開．而士之待選於都下者．日以停壅．當衡者欲疏通之．繇是長吏數易而遷轉無常．外之牧守丞簿．內之臺諫郎署．率不滿一考而卽敍遷．不如是則人多缺少．而停壅者益甚．甚者

三載考績。則令丞以下。多不察其材否。而概罷之。以處待選之士。下既數易。則上必遞遷。曾不數年內而拜京堂官。外不失爲方岳伯者。往往是矣。遷轉既速。則罷黜亦易。賢愚莫分。略不愛惜。積薪之喻。良可慨歎。上下苟且。日冀月望於祿秩之崇庳豐薄。而久任之法。壞敗極矣。今天子明聖。深燭此弊。亦嘗一詔吏部行久任之法矣。當衡者不考其本。而急急焉救其末流。知停壅者之當疏通。而不知鬻爵之例之當禁。知守令之不可數易。而不知方岳之不可輕黜。知臺諫郎署之當久於其職。而不知公卿之不可易退。故欲行久任之法者。必自大臣始。上不數易。則下不得遞遷。而鬻爵之例。必閉絕勿開。凡府之貳倅。邑之令丞。必科貢乃授。如是則待選者。不至於停壅。而當官者莫敢爲苟且。庶績其凝。而九載三考之法可恆矣。

惜爵

記曰。大臣法。則小臣廉。夫大臣者。是民之表也。吏之帥也。天子之所尊信而禮敬者也。秩高而祿且厚矣。是奚所不足。而乃屑屑於小吏之賂遺。甚者視其貨賄之多寡以爲高下。卽其有無以爲否臧。是教之貪也。假令小吏一再入賄。卻之而弗受。且亟黜焉。則墨也遠矣。是故苞苴行。則碩鼠之風滋。簠簋不飭。則羔羊之節斁。大臣取之小吏。小吏取之民。禁隳而俗敗。上不法而下亡恥。利壅而民日貧。而國之喪亂無日矣。今天下之彫敝。其最者。莫若賊吏。而吏之犯贓者。多出於小官。自丞簿以至雜流。其不貪者蓋百之一二焉。是皆入錢以鬻爵者也。方國家用之不足也。經國者。曾不與少知治體者熟計之。而鬻爵之令下矣。

其始下令也。以爲是特取之富家大室而已。民不加賦而國以足用。是亡傷也。曾不熟計其利之微而害之博也。夫入錢以鬻爵者。皆非有曾史之行也。皆非有伯夷之潔也。皆非有卓魯之政也。是鄉里之所謂白丁也。而一旦偃然使之臨民。法令之弗習也。文字之弗通也。流濁而品卑。監司之弗禮也。肯史之弗畏也。而其人亦無復敍遷之望。鬬茸骫骳。嗜利亡厭。視其初之所入於縣官者。必數倍而後止。國之所得者亡幾。而民之所損者亡算。害博而利微。政蠹而民耗。未有逾此極者也。國初取士之途甚廣。而鬻爵之令不行。吏之作姦犯科者少。而丞簿以下又多以進士爲之。其鄉舉歲貢者參用焉。愼名器也。正統以後。朝野多故。師旅數興。權宜之制興。而鬻爵之令開。於是乎有納粟買馬之例。蓋甚不得已也。而入錢拜官者。不過處以雜流。固未始有偃然爲令。得親民者也。今天下泰寧。非有金革之事甚不得已也。而數開此例。其就選也。入錢多者。且得爲大縣令。名器之濫。流品之淆。未有如今日者也。司衡者稍加之意。凡以此例進者。悉視故事處以雜流。而經國者雖甚不得已。亦閉而勿開。塞僥倖之塗。絕冒濫之端。懲貪墨之源。防衰亂之漸。一舉而四利附焉者。禁鬻爵之謂也。

懲墨

司馬君實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之倉庫所在空虛。曾無一年之蓄。而縣官所人。恆苦於不足用。箕斂日急。而田野日窮。農夫作苦終歲。焦勞不得一飽。禾稼甫納。而場圃已空。破釜無

爨敗突不煙。妻孥愕腹。相對而泣。催科隸下。突如豺虎。鞭撻不已。子女隨鬻。愁苦萬狀。言之痛心。今日之財。下不在民。上不在官。盆箱累橐。一歸貪墨。下車視篆。首籍富戶。剝削及膚。斂括入髓。脅以峻刑。羅以密法。百計敓攘。不盡不止。兩浙之民。以富爲戚。怨口載路。思食其肉。而當衡者方利其賂餽。苞苴一入。立登清貫。貪濁之風。煽乎京轂。腥穢之臭。徧乎遐壤。墨吏之得志。未有如今日者也。昔桓靈之世。崔烈入錢爲司徒。史官書之以垂明戒。今之崔烈。奚啻百千。習以成風。恬不知恥。而清修之士。反蒙嗤笑。廉潔之吏。多見擯逐。官失其職。民不聊生。瀾倒隄潰。莫知止極。夫貪墨之吏。幸而不敗也。則捐其所有之什一。已足以躐清華而據津要。不幸而敗也。不過奪官。甚者發配極矣。一經肆赦。得歸田里。乃復以其所有者。美田宅。高宮室。妖冶之妾。便給之僕。酣歌燕舞。蕩心娛意。窮奢極欲。遺之子孫。利及數世。揚揚里閈。自謂得計。良由贓鉅而罰太輕。利博而害甚小。導之爲貪。奚所忌憚。我高皇帝洞燭民隱。深探化本。崇廉潔之賞。嚴貪墨之誅。吏犯贓者。眞之極典。枉法受賕。坐以死律。於是當官者懷刑。牧民者遠罪。吏稱民安。幾致刑措。乃後鈔法漸壅。贓貫太嚴。誅殺不勝。不得已而從世輕之典。增雜犯之科。而墨吏亦漸以肆矣。正統以後。賕賄繁滋。益以例禁。贓多者發戍。甚者則遠四極邊。然發配未幾。而詔赦隨下。司刑者及貫而止。且無籍沒之典。高下任情。出入徇私。贓者不必問。而問者不必贓。戍者未幾。犯者相繼。建言者紛然病之。而莫知變通之術。夫律誠不易。例則可增。如入官給主。固有定律。而贓至鉅萬者。特以詔例籍沒之。其以贓罪戍邊

者永不得赦且著爲令夫戍者不得赦則不得歸享其所入而贓多者必籍則無以遺其子孫彼將畏罪之不暇而何利之有將賞之不貪矣國朝小吏之俸甚薄而冗員日增俸薄則不足以養廉而中人之性罕克自樹陳平所謂不受金則無以爲資勢使然也是故冗員既增則吏俸不得不薄吏俸薄則犯贓者必多此相因之勢也假令天子下方尺之詔詔吏部凡冗員之無益者悉汰之而卽以其祿冗員者益小吏之俸又有籍沒不赦之例以爲之禁本既正而末流衰止贓吏知畏而民其汔可小康矣乎

節浮

夫承平久則禁防闊禁防闊則姦僞滋姦僞滋則浮費冗食莫知紀極而財力詘今六邊之士朝廷之所賴以扞封守者也而日不得一飽寇至則京師震恐人無固志兩浙之農朝廷之所賴以供軍國者也而日不得一飽歲飢則父鬻子夫鬻妻而道殣相望夫人無固志而道殣相望則囂然變其樂生之心而有思亂之志不逃之塞外則挺而爲盜此非細故也而當事者莫之省憂宴然以爲無虞病伏於膏肓而飲食如故此扁鵲之所以駭而走也夫歲入有常而悖出無經則財必詘財詘矣而土木不息師旅數興其最甚者則官之冗者日益增裁革之詔未乾而添註之令尋下額外之員溢於常品如工部、太常寺、光祿寺、中書科、太醫院皆亡賴之淵藪而耗財之螟螣也正德閒官方濫極聖天子嗣統下詔清稽凡傳陞乞陞者悉汰無遺薄海內外鼓舞稱快今幾復舊矣武官襲替比試之法特故事耳降革之例曾不一行其

帶俸者。又數倍於正額。錦衣衞之緝獲妖言強盜者。陞俸署級。莫敢詰問。而邊將之上首級論功者。歲不知幾何也。軍士失伍而支糧如故。上下相欺。公私並竭。建言者方急急於理財之術。而不知節費之說。夫浮費不節。雖積如丘山。來如江河。日朘月削。終致陵遲。朝滲夕洩。立見枯涸。雖使管商執籌。桑孔司計。亡益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必使有九年之蓄。而後可以爲國。漢之文景。躬行節儉。海內富庶。宋神宗銳於富國。而闇於知人。新法紛紛。卒基喪亂。由此觀之。則生財之不如節用。富國之不如足民。亦已明矣。今宜特詔吏部。凡額外之官。如傳陞、乞陞、添註、填註。自工部以下。如前所云者。一切革罷。復詔兵部。集議以聞。新官之襲替。一如舊官。比試而比試之法必嚴。其不如式者不得襲。例應降革者。必如例。而功賞之濫者。必痛裁之。其軍之無丁有糧者。以法清之。使不得冒支。再詔戶部。通計歲之所入與所出者。而消息之。必入浮於出而後可。凡營繕賜予尙方監局歲造物料。悖出不經者。悉罷之。行之數年。其鹽課之所贏。與太倉之所積貯者。悉以籌邊。而復下令。時賜民田租之半。則六邊之士皆樂戰。而兩浙之農悉力田矣。其視不知節費。而皇皇於財利者。功相萬萬矣。

革奢

痛乎風俗之移人。而奢靡之蠹財也。夫一人耕之。十人食之。則飢者必多。一人蠶之。十人衣之。則寒者必衆。此必至之理也。今匹夫耕之。匹婦蠶之。而衣食者千百其人。又不特衣食之而已也。窮水陸之珍奇。極

絲縞之纖華而欲民之亡飢寒胡可得也曾子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者制用之中禁奢之防也今士大夫之家鮮克由禮而況於齊民乎其大者則喪葬昏娶有同夷狄古者哭則不歌今乃雜以優伶導以髡緇笙管鐃鼓當哀反樂會葬者攜妓以相娛主喪者沈湎以忘返古者婚姻六禮而已今乃傾貲以相夸假貸以求勝履以珠緣髻以金飾寶玉翠綠奇麗駭觀長衫大袖旬日異制京師則世祿之家兩浙則富商大賈越禮踰制僭儗王者是故巨室之昏喪者一而中人之破產者幾矣農夫號於野紅女嘆於室而貴遊之子方厭粱肉而弗嘗棄紈穀而弗御靡也極矣我高皇帝躬服節儉首重農桑服舍有等昏喪有制賤不偪貴下不干上弘治以前純朴未彫禁防猶在自逆瑾黷貨繼以寧彬姦瞞百萬籍沒無算曁乎今日人有鄧通之銅山家有郭況之金穴無和戎之策而備魏絳之女樂蔑造唐之勳而侈令公之聲伎臨食者笑何曾之萬錢執籌者嗤元載之八百而牧宰之吏方竭民之膏血以奉之上倡下應翕然同風此賈生所以流涕馬廖所以咨嗟也夫俗奢而不知禁財靡而不知節當官者皆黷貨而力田者多逐末此亦民窮財盡之秋也及今不理後必無措即不幸國家有方千里之水旱胡以恤之是故欲富國者莫如足民欲足民者莫如節用重農桑而抑末作賞廉潔而誅貪墨禮教以示之刑禁以威之天子公卿躬行於上以爲之先崇漢文之儉朴以修高皇之法軌則財何以不若水火俗何以不若淳古哉

今之迤北。曾不足當中國之一大郡。而寇至則上下震恐。惟其所欲。無不如志。深入內地。殺略殆盡。而沿邊諸將。曾不敢發一鏃以禦寇。士崩瓦解之勢已成。而當事者弗寤。建言者皆謂天下已安已治矣。寇嘗歲一再入。水土弗調。士馬多物故者。且所志不過金繒子女頭畜而止。是何能爲。噫。爲斯言者可斬也。天下之勢。如腹心既顛。而四肢痿蹶。筋骸脈絡。無不受病。外邪一觸。斃可立待。而猶謂宴安無事。此昔人所謂燕雀處堂。厝火積薪之下者也。今天下財竭於東南。兵燹於西北。邊備日壞。而虜勢日以強。吉囊侵擾。士無息肩。俺答阿不孩又爲婚姻矣。瓦剌朵顏兀良哈土魯番諸夷。相繼煽動。禍且不測。甘肅延夏宣大無歲不兵。山西又殘破矣。梁鎮馬水劉文王效。相繼老死。驍將欲盡。而偏帥得志。驕卒跋扈。公謀叛逆。許銘張文錦李瑾。橫遭慘酷。置之弗問。大同一軍。內殺主將。而外通酋豪。唐之藩鎮。曾不若此。是以寇敢深入。無復顧忌。長驅晉冀。遂窺井陘。所過殘破。殺掠士民。四千餘萬。長平之坑。何以過此。此則大同爲之也。夫有功弗賞。有罪弗誅。雖堯舜不能以爲理。高皇帝之祖訓有曰。凡賞罰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斯言也。眞百王之彝訓也。況乎軍旅之事。呼吸之間。存亡立異。賞弗當功。則士弗勸也。誅弗當罪。則士弗懲也。勸懲廢則紀律隳。紀律隳則上下解體。雖有霍衞之勇。李郭之忠。無能爲也。是故孫武斬宮嬪。穰苴戮莊賈。世宗誅愛能。狄青殺陳曙。知此道也。今六邊諸將。復軍失律。輒蔽匿弗以上聞。其聞也。不

過差官往勘。輕者罰俸。重者降級而已。夫進有必死之危。而退無失機之戮。人情孰不樂生而惡死。此士之所以聞鼓而奔。望烽而靡也。寇退則拾其遺落。甚者俘邊氓以爲首級。上功幕府。邀求爵賞。遷秩任子。濫及本兵。夫功誠宜賞。罪亦宜罰。今捨丘山之罪弗誅。而惟毫毛之功是賞。其誰不效尤以相蒙也。山西之事。尤可痛憤。丁璋以五千飢疲之卒。而迎十萬方張之敵。揮空拳赴白刃。刳剝支解。無一人得脫者。山西士民。無不流涕。昔李陵以壯士五千。獨當匈奴卒爲降虜。馬遷猶以爲有國士之風。以丁璋之忠壯。而國家無殊異之典。死事之家。不蒙優恤。此忠臣烈士之所以喪氣也。夫失機逗留者。斬律至重也。今山西殘破。奚止失機。哭聲震乎原野。鋒鏑逮乎嬰孺。髑髏山委。流血川湧。而總兵以下爭先逃匿。巡撫大臣束手坐視。大同既壞。禍延山西。伊誰之咎。而誅殛未行。爵位如故。刑賞若此。殆非所以鼓舞士氣。而變移宿習也。假令寇復再入。又何以責人之盡死力乎。是故誅賞之典不正。而求將士用命。疆場宴寧。吾懼其日以陵遲。而噬臍無及也。

實塞

邊境之困於寇者。恆苦於兵之不足。兵不足而地遼遠。則戍守者少。而寇之出沒無常。彼聚而我分。彼衆而我寡。此寇之所以數得志也。兵可以多。而食恆不足。故不經事者。數議益兵。而曾不虞夫乏食也。食足矣。或調或募。何患乎無兵。今秦晉燕趙。山之東河之南北。歲所賦者。曾不足以餉軍。而誅求供億。宗藩官

吏驛傳諸費。又於是乎取給。烽火有警。恆仰給於太倉銀至而虜去矣。士不得一飽而主者輒盆橐。邊日益空虛。士馬日益彫耗。而淺謀者。急急於增戍益兵。吾懼夫兵之不能枵腹以嘗寇也。夫秦隴河渭。古稱富饒。沃野數千里。秦嘗以一隅。而北攘匈奴。南吞六國矣。今舉天下之全力。而畏吉囊如虎。首反居下。足反居上。此賈生之所以痛哭流涕也。國初。元裔遠遁。猶歲一命將。肅清沙漠。文皇帝三征。迤北數千里外。曾不見寇。守在四夷。屯田達乎河湟。牧馬窮乎瀚海。鹽賈獲利。而飛輓無壅。紅粟腐倉。牛羊被野。士飽而弗試。馬肥而弗乘。邊陲之樂。永宣極矣。正統以來。閹豎竊籤於內。而債帥惰偷於外。邊防漸懈。寇勢浸強。暨乎土木之禍。喪師蹙地。受降之城。河套之藪。悉爲敵有。士不得耕。馬不得牧。而屯田壞矣。屯田壞則鹽賈失利。鹽賈失利則飛輓不行。而延夏甘肅。米價翔貴。率一鍾而銀二兩矣。食之不足。此其繇也。古今言實塞者。莫善於晁賈。雖一時權宜之術。而實萬世經久之利。今其言具在。消息損益。師其意而不泥其故。隨時以立制。因土以便俗。募民以屯田。因田以儲穀。因穀以益兵。因兵以制寇。時其衣糧。增其戍守。謹其烽燧。遠其斥堠。而又特詔戶部講求鹽法。博稽其興廢之源。而熟計其利害之故。寬其歲課。減其引額。秤掣以時。守支無壅。痛革其買窩賣窩之弊。而略嚴夫餘鹽私鹽之禁。使竈丁不失所。而富商大賈。樂於報中。且無令老耄貪墨者以主之。凡鹽課所入。悉以餉邊。而營繕不急之務。一切停罷。籌之數年。則飛輓之法通。而屯田之利舉。富強之形成。而祖宗之典復矣。

均賦

天下之賦。莫重於兩浙。而尤莫重於蘇松。松兩縣耳。歲賦一百二十萬。蘇之歲賦三百五十萬有奇。其始因僞吳張士誠之舊額已過重。後以漕運之費。凡正糧一石。復加耗五斗。故其重至此。其他徭役科派歲料織造郵驛傳廠諸所徵納者。又歲不知幾何也。贓吏之侵漁。巨室之幷兼。肆行而莫禁。蘇之困極矣。長民者思以救之。而未得其術。公田變而爲丈量。丈量變而爲挨號。挨號變而爲牽攤。咨詢未廣。計慮不周。甲可而乙否。朝令而夕改。利未獲而害先滋。法未成而謗遄起。此則更張無漸。任用非人之故也。夫丈量之法。可行於秦滑燕趙山之東。河之南北。而不可行於兩浙。何則。北方沃野千里。地皆方幅。易於積算。高皇帝嘗命徐達等丈量田畝。事竟不成。至若兩浙之田。環以溝澮。錯以墳衍。尖斜曲折。勢難整齊。世無章亥。誰能步之。統泰間。周文襄公亦嘗行丈量之法。昉於崑山。匹馬獨行。躬自履畝。尋復中止。今崑山有今量同田是也。夫以中山之謀略。文襄之心計。猶且難之。而況於今日乎。其勢必守責之令。令責之承簿。承簿責之耆長。耆長責之里甲。得賂則減多爲寡。不賂則加寡爲多。私截步弓。僞增畝角。以希上指邀功賞者。什而九也。挨號之法。尤爲舛謬。夫自洪武以至今日。百七十餘年矣。田數易主。額則屢更。其魚鱗圖册。變亂混爛。郡縣所攢造。後湖所藏者。且漫漶不可據。而乃欲以民間之圖籍爲定乎。此令一下。耆長之狡猾者。皆僞造圖籍。塗以埃塵。刷以黝墨。以欺長上。至乃移易坵段。改換字圩。得賂則減官爲民。不賂則加

升爲斗。紛紛變亂。雖絲棼叢棘。無以喻也。不得已而行牽攤之法。夫牽攤誠是也。裒多以益寡法既書一而民不至大病。然地有高下。田有肥瘠。山田則病旱。水田則病澇。而坍江坍湖坍海。及積荒拋荒者。又不可概均也。有田則有租。而城中之田。其無糧者如故。甚亡謂也。其法必通計一縣之田。爲頃爲畝者幾。歲賦者幾。而審均之。凡田之高下肥瘠。不大相遠者。通爲一則。其最高下者。與夫坍江坍湖坍海。及積荒拋荒者。又通爲一則。而城中之無糧者。必概科之。庶乎利多而害少也。抑此治其末耳。減額者既以爲恩。則加賦者必以爲怨。朝三暮四。無異乎狙公之術。而欲以蘇兩浙之民。未也。故欲修萬世之利者。有三術焉。均賦也。減額也。限田也。夫僞吳以一隅而抗天下。日事金革。其勢不得不重賦以足用。高皇帝定都金陵。資吳會之穀粟。因江東之財賦。蓋欲減而未能。非能之而不欲也。且今之天下。皆王土也。何獨天下之賦皆輕。而蘇松獨重乎。議者必以變亂成法爲言。夫謂變亂者。防姦臣之專權亂法。罔上行私也。今朝野之人。皆知蘇松之重賦。法當變通。而莫有言者。畏變亂之律重也。誠使望天子下明詔。集羣議以行之。又何變亂之有。無已。則減額乎。議者必謂軍國之需。一日不可缺。加賦且不足。而乃欲減額乎。昔漢文節儉。三十稅一。且時賜民田租之半。高皇帝亦嘗數賜民田租矣。詔令具在。可考也。統泰聞。周忱、況鍾奏減蘇賦七十二萬。何獨可行於統泰。而不可行於今日乎。殆未有周況其人耳。誠使三冗既去。鹽法既修。屯田既復。則國課充盈。而蘇松之賦額。可漸減矣。限田之法。雖若闊迂。而尤爲要切。夫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

錐無制故也今宜稍爲之限使豪右幷吞之家有所畏憚而貧者有恆產以爲之資擇循吏以爲民牧而使之加意於農桑凡徭役科派歲料織造郵驛磚廠諸所徵納皆以次議減則蘇民小康而天下亦永賴矣

廣西提學僉事袁君墓志銘

吾友袁君永之。以高明倬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而輔以輳轣奮迅之氣。自其少時。已不肯碌碌後人。既起高科。登膺仕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砥節履方。不欲附麗匪人。首忤權臣。幾蹈不測。賴天子仁聖。得不擯棄。浮湛中外。垂二十年。再起再廢。迄骫骳以死。嗚呼傷哉。其命也夫。君諱泰、字永之。別號肖臺山人。世吳人。高祖以寧。曾祖琮。祖敬。考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諱鼐。母安人、葛氏。袁氏自高曾而下。世以氣義長雄其鄉。而未有顯者。至君昆弟數人。藻發競秀。突起閭閻。聲生勢長。隱然爲文獻之族。君於羣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五齡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再試再不利。憤曰。吾所志何如。顧爲場屋所困耶。益淬厲精進。刺經質義。務究底極。嘉靖乙酉。遂以第一人薦。試禮部。亦在高等。一時聲名傾動京邑。入對大廷。摛衍揚搉。上下數千言。出入經史。詞旨宏達。時權臣方爲學士。得君卷奇之。執欲冠多士。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置二甲第一人。及啓封見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於得君。他日詣君。敍致本末。自謂君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慙。銜之。然無以發也。未幾入內閣。親幸用事。遂上言諸庶吉士跅弛靡薄。不宜在禁近。悉罷爲庶僚。怒猶未已。乃起兵部之獄。初兵部失火。君爲武選主事。適當徼巡。在法徼巡失警。當調官。獄吏承風旨。掠立文致。劾君縱火爲姦利。鍛鍊久之。獄解。同官皆調遣。君獨編戍湖州千

戶所會赦免歸權臣死稍起爲南京武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擢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卒年僅四十有六始君自翰林出爲刑部主事即恩明法以達於政謹推獻審法比所當必允爲尚書胡端敏公所知簡裁本科君析律詳明剸裁敏利而將以勤誠案無留牘有詔以京朝官考各省鄉試君被命主試河南校閱精審去取攸當時稱得士尋奉使決獄淮揚還朝改司武選武選所職有銓選有勳祿有貼黃及諸委瑣故號劇司而貼黃尤多敝事君督併嚴密關決明審吏不得並緣爲姦展采錯事方將有爲會獄事起而君去國矣在南部適當考選軍政尚書熊公特委重君君杜請託察賢否勵精從事考核緒正一於至公人服其明廣西在嶺徼之外夷獠雜處文教久弛君不鄙夷其人教詔諄切示之矩範而率之以身程以科條崇雅黜浮矜其不逮薄懲廣錄以誘進百粵之士士方安其化而君勸遊矣君性樂閒曠謫居吳興日與高人逸士探奇選勝登陟遊衍悠然自適及歸築室橫塘之上據湖山之勝縱浪其間有終焉之志雖蹙起守官而寤寐林壑未始少忘篤志問學羣經子史無所不窺爲文必先秦兩漢爲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屈賈古律詩出入唐宋見諸論撰莫不合作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實若干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記及周禮直解總若干卷始君雅志用世及事與心違時移身遠乃肆意於此以洩其所蘊爾觀世緯所著皆鑿鑿乎經世之論其官宗遊傅與夫距僞諸篇實維時敝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託之空言可慨也已君闊達高朗議論英發能以辨博勝人人莫能屈然實無他腸志同氣合即傾倒無間

故知君者莫不賢愛之而不勝夫嫉之者之衆也君生弘治壬戌十月二十六日卒嘉靖丁未六月十有三日配馬氏封安人繼文氏子男一人尊尼癸卯貢士女三人適生員王子恭殷邦柱徐欽葬以卒之後四年辛亥十月十日葬在南横山全家塢之原銘曰

侃侃袁君維時之碩履道含宏抱貞翼德爰起高科式揚用聲載緝用明奕其邦楨維邦之楨弗爲道屈矧茲匪人胡彼之卹豈無榮途有命在天寧玉之毀匪瓦斯全陷則有穽守則爲正孰其生之天王明聖侃侃袁君守貞用恆弗利攸征身否道亨亨之如何有言則立言立名存有永無泐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著并書